

# 唐代的北丘尼

李玉珍著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 唐代的北丘尼

李玉珍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 唐代的比丘尼 目 次

|                     |    |
|---------------------|----|
| 第一 章 緒 論            | 一  |
| 第一 部 比丘尼傳記研究        |    |
| 第二 章 唐代比丘尼傳記勾沈      | 七  |
| 第三 章 唐代士族社會中的比丘尼    |    |
| 第一 節 士族比丘尼的家世分析     | 四九 |
| 第二 節 士族社會中比丘尼的角色及功能 | 七三 |

第三節 唐代文學中所見的比丘尼 ..... 八四  
第四節 小 結 ..... 九六

## 第二部 比丘尼教團研究

### 第四章 比丘尼教團的成立與部派戒律的關係 ..... 一一一

- 第一節 關於教團史的初步考察 ..... 一一一
- 第二節 部派戒律與比丘尼教團 ..... 一一一
- 第三節 中國比丘尼教團的成立與戒律的關係 ..... 一五
- 第四節 中國比丘尼教團第二次成立與劉宋的宗教控制 ..... 二六
- 第五節 小 結 ..... 三三
- 第六節 小 結 ..... 三六

### 第五章 南北朝至唐代首都比丘尼教團的發展 ..... 一四五

- 第一節 南朝建業尼寺 ..... 一四六
- 第二節 北魏洛陽尼寺 ..... 一五七

### 第六章 唐內道場的內尼教團 ..... 一〇五

- 第一節 內道場及內尼的緣起 ..... 一〇五
- 第二節 內尼與唐後宮制度 ..... 一〇六
- 第三節 內尼和宮觀女冠的比較 ..... 一一四
- 第四節 小 結 ..... 一二〇

### 第七章 結 論 ..... 一一九

### 參考書目

- 表一 唐代比丘尼傳記表 ..... 一〇
- 表二 建業尼寺沿革表 ..... 一四七
- 表三 建業尼寺立寺人表 ..... 一五四
- 表四 洛陽尼寺沿革 ..... 一五七

附 錄

二四五

|                        |     |
|------------------------|-----|
| 表五 洛陽尼寺立寺人表            | 一五九 |
| 表六 長安尼寺沿革表             | 一六六 |
| 表七 長安尼寺建造人表            | 一七七 |
| 表八 《續高僧傳》與《宋高僧傳》明律僧分佈圖 | 一八九 |
| 圖一 北魏洛陽圖               | 一六一 |
| 圖二 唐代長安城尼寺分佈圖          | 一七五 |

## 第一章 緒 論

本文旨在討論唐朝比丘尼史的發展，討論的重點在於比丘尼在唐代的士族社會中具有什麼樣的形象，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和功能。另外，本文從戒律的角度分析中國比丘尼教團自成立至唐時的發展過程。

從整個佛教史來看，中國比丘尼尚存是相當特殊的現象。自西元十一世紀開始，比丘尼便從東南亞的小乘佛教地區消失。但中國比丘尼則不但保存下來，而且活躍至今。今日泰國的「妹其」和錫蘭的沙彌尼都只是佛教的女性修行者，並未取得比丘尼的宗教身分①。而東亞另一佛教大國——日本，其比丘尼從韓國傳入後，漸漸帶髮修行，尤其在明治五年日本僧人娶妻取得法律認可後，日本政府也給了比丘尼相同的選擇權力②。今日日本雖仍有比丘尼，但其佔總人口的比例遠不如中國。

中國比丘尼教團的成立備嘗艱辛，經過了兩次才完成。（詳第四章）此處所謂佛教教團的成立指其教團的創建人必須根據佛教戒律出家，取得僧尼資格。譬如，日本的比丘尼教團第二次成立依錫蘭比丘尼受戒，才在中國佛教教團中獲得承認。這是佛教傳播過程中，佛教國家援引印度母國的教團組織，以求取得和印度母國相同地位的表徵。

目前對於中國比丘尼史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取向。歐美學者將比丘尼研究置於女性研究之下，他們往往只援引隋唐以前的中國比丘尼作為佛教女性觀研究的例證，比較經律中的比丘尼和佛教經典中其他的女性角色，以考察佛教對於女性的看法。這一派的研究取向可稱爲是「經典性研究」。自 I. B. Horner 到 Diana Y. Paul 大體是這一研究取向。經典性的研究常忽略了佛教發展的歷史背景。以 Diana Y. Paul 和 Nancy Schuster 研究大乘經典中的女人觀爲例，她們都發現了大乘經典中女性形像極端矛盾；一方面對於女性相當尊崇，一方面卻又大加貶抑。Diana Y. Paul 稱此爲兩元的女性觀；而 Nancy Schuster 則認爲這是大乘接受了一切有部的女人觀的緣故。她們的解釋忽略了大乘佛教本身的发展過程和部派佛教間複雜的互動關係④。另一種研究取向可稱爲歷史性的研究取向。這方面以日本學者居多。例如塙本善隆便將比丘尼教團視爲貴族佛教的型式之一⑤。再者這一研究取向著重在考察比丘尼的社會、經濟行爲，但他們卻忽略了許多看似奇異的宗教現象，可能要從佛教本身的教義和學理來理解。例如，曹仕邦先生認爲隋唐時候的比丘歧視比丘尼是因爲佛教傳入中國後，受到中國萬惡淫爲首的觀念的影響，故特別強調淫戒⑥。其實這個問題，如考諸佛教本身的戒律中爲比丘尼特設的「八敬法」，其意義才能彰顯（詳第四章）。淫的問題，自始即是佛教中的重要問題，不一定是受了中國的影響⑦；佛教戒淫只是直接對於「淫」這項行爲的規定，也不見得便會由此產生女性歧視。從事歷史性研究的日本學者有

一特殊的研究單位——教團。但日本學者對於教團的認識多來自日本佛教的歷史背景，不見得可以合乎中國的情形（詳第四章）。且其對於教團的研究以僧傳爲主，然而中國自梁·寶唱後，便不再有比丘尼傳的著述，這使得原屬佛教教團的比丘尼教團被忽視了。

理想的比丘尼研究要能融會此二研究傳統，本文即是一個嘗試。本文將分兩部份探討唐代的比丘尼史。第一部份主要以比丘尼個人的活動爲主。首先重建唐代比丘尼的傳記資料，以爲討論的依據，並補佛教史傳的不足。再從女性宗教身分的觀點，分析唐代比丘尼在士族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更利用唐詩、傳奇、俗諺等資料以重構比丘尼在唐代的形象，並和女冠相比較。此一部份便是本文的第二章：▲唐代比丘尼傳記勾沈▽；第三章：▲唐代士族社會中的比丘尼▽。

本文的第二部份則以比丘尼教團的發展史爲主，考察問題的角度著重在戒律上。戒律是佛教經典中記載比丘尼生活細節的主要部份，並且在中國比丘尼教團成立的過程和存在意義上扮演著重要而屢生爭議的角色。因此從戒律來看比丘尼教團的發展將是本文分析的主要脈絡。在第四章，本文將先介紹各部派戒律對於比丘尼的態度，和比丘尼教團之所以能在佛教教團中存在的教理上根據。其次，再討論中國比丘尼教團成立兩次的原因。隋、唐是佛教制度國家化的重要時期，第五章除了比較北魏、南朝、和隋、唐首都的尼寺型態、功能以了解中國比丘尼教團縱的發展外，並從比丘尼教團的角度考察律宗形成時，各派戒律鬥爭的情況。第六章則探討唐代最特殊的比丘尼教團——內道場內尼——的形成和功能。

註釋

- ① 坂正美，〈佛教與女性歧視〉，《翻譯》第十一期，一九八七，頁114。
- ② 荒木良也，《比丘尼史》（京都，法藏館，一九七九），頁111，七十九—八〇。
- ③ 田上，印度佛教史於國川邦六四（一說田川）德田本女祖發明以來，成立日本比丘尼教團。
- ④ Diana Y. Paul and Frances Wilson, *Woman in Buddhism: Images of the Feminine in Mahayana Tradition*. Californi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p. XV. Nancy Schuster, *Changing the Feminine Body: Wise Woman and the Bodhisattva Career in Some Maharatnakutasutras*, JIABS, Vol. 4, No. 1 1981, p. 28. 諸葛「佛經註疏」。
- ⑤ 倪崇樂（Ku, Cheng-mei），*The Mahayanic View of Women: A Doctrinal Study*, Wisconsin-Madison Ph. D. Dissertation. 1984. p. 7-8. & I. B. Horner, *Women Under Primitive Buddhism: Laywomen and Almswomen*. London, 1930. Ind. Reprinted: Delhi, 1975。參見佛教女徒研究。
- ⑥ 塚本善鑑，〈印度教國の成立發展〉，《中國佛教通史》（東京，春秋社，一九七九），頁111—112。
- ⑦ 蔡士郎，〈僧史所載中國沙門齋戒之經戒記〉，《華南佛學學報》第五期，一九八一，頁111—112。
- ⑧ Ku, Cheng-mei, *The Mahayanic View of Women: A Doctrinal Study*, p. 187.

## 第二部 比丘尼傳記研究

## 第二章 唐代比丘尼傳記勾沈

比丘尼的傳記在中國佛教史傳傳統中並未受到重視。有關歷代男性高僧大德的傳記自魏迄明皆有著述，但關於比丘尼的傳記卻僅有南朝梁·寶唱所著的《比丘尼傳》①。自此以往，有關比丘尼的史蹟便不復有人整理，致使歷代比丘尼事蹟隱晦不彰。本章之作即在搜羅散見各處的史料，以表列的方式勾勒出這段鮮為人注意的歷史。

尼傳之寫作與南朝梁武帝及梁簡文帝兩位皇帝有心整理當時佛教人物的資料有關。寶唱是為梁武帝和梁簡文帝兩位皇帝整理佛教傳記文獻的功臣。他奉梁武帝之命寫《名僧傳》；又為梁簡文帝寫《法集》、《續法輪論》等書②，《比丘尼傳》之寫作亦當是這一連串整理佛教傳記文獻活動的一環。另外這與南朝比丘尼的勢力可觀亦有關係。根據《比丘尼傳》的記載，尼寶賢曾任劉宋都邑僧正一職，這是當時京城地帶管理僧人事務的最高職位③。後代的比丘尼皆不會如此地風光過。南朝的比丘尼不但出入宮廷，而且還當朝講經、或與人辯論④。後代的比丘尼雖亦有在宮中講經的記錄，但卻只局限在後宮。再者，在南朝社會中有比丘尼講經的現象存在，但尼講在唐時亦已銷聲匿跡⑤。而梁武帝為獻太后追福，立大智度寺，設置五百比丘尼日夜講誦經典⑥，這般大的手筆即令是在唐代最崇比丘尼的武則天時代也不

會看到。《比丘尼傳》的寫作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進行。

隋唐無比丘尼傳記的專著出現，這一方面是由於唐代明令禁止私人立傳；另外一方面與當時佛教界對比丘尼的評價降低有關。譬如《續高僧傳》中便出現了許多比丘極端歧視比丘尼和女人的案例<sup>⑦</sup>；這雖然不是全面性的現象，卻可以當作佛教界對於女性態度已異於南北朝時代的指標。在政治力的撐持削弱乃至壓抑和佛教界態度轉變的情形下，集結比丘尼傳記的工作因而失去支持的動力。至於正史的資料向以社會中的上層結構為其記述之重心，一般比丘尼若非與上層結構有所牽連，便難以登上正史的檯面，更遑論在正史中特闢專章記載比丘尼的行誼了。尤有甚者，《新唐書》的撰述者歐陽修對於佛教的態度似乎很不友善，他甚至將《舊唐書》涉及比丘尼的部份刪除。如肅宗韋妃與李師道妻出家之事皆是其例<sup>⑧</sup>。這些因素使得比丘尼傳記的資料不受重視，遂漸隱晦不彰。

所幸，隋唐的金石文字尚為比丘尼傳記提供了一些資料。有關比丘尼的金石文字大致可分兩類：造像銘文（含經幢題記）和碑塔墓誌銘。造像銘文具有祈福、還願等宗教目的，有一定的行文格式；它們為當時比丘尼社群的活動及當時所流行的教派信仰保留了許多寶貴的資料。日人水野清的《龍門石窟的研究》和姜亮夫的《莫高窟年表》對於這一類的金石文字已做了許多整理的工作。但這一類的石刻文字礙於格式的限制，所能提供的資訊不若碑塔墓誌銘來得豐富。

碑塔墓誌銘包含了碑主的世系、生平事蹟等重要資料，對於正史之記載頗有苴補之效。

撰寫墓誌銘之風在中唐尤盛，許多著名的唐代文人如·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等皆曾為人寫過墓誌銘。目前毛漢光先生正從事這一類金石文字的考證、彙編。另外，嚴耕望先生的《石刻史料彙編》也纂輯了歷代的研究成果。這些資料都是本文撰稿時重要的參考。以下便將唐代比丘尼的資料表列於下，至於表中一些有趣的問題便在爾後諸章加以分析。

表一 唐代比丘尼傳記表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5)<br/>靜宣</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6)<br/>元德<br/>年<br/>(61)</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幽<br/>涿<br/>郡</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4)<br/>佚名</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61)<br/>6<b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太<br/>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衡等歌謠詩識。慧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項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裡，何意作堂裡，中央有天子。」</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唐紀》二一，高祖武德元年，頁5833<br/>4</p> <p>《太平廣記》卷三，頁70<br/>2。</p> |
|--|---|---|
| <p>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p> <p>《太平廣記》卷三，頁70<br/>2。</p> | <p>懷戎（隋屬幽州涿郡）沙門高曇是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戾與僧五千人擁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那輸皇后，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高），立為齊王。開道師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戮殺曇戾，悉并其衆。</p>   | <p>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p>   |

| 僧順   | 佚名   |
|--|--|
| 後梁<br>大定<br>年<br>真觀<br>三年<br>(555-<br>639)                                     | 貞觀<br>七年<br>(63<br>7)  |
| 寺光天<br>、大比丘尼<br>寺  | 寺光天<br>法師  |
| 師  |  |
| 韓州涉縣<br>張氏   | 崔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天寺大<br>比丘尼僧順<br>禪師散身塔<br>銘》、《史<br>語所拓北田<br>縣志》，釋號<br>17118.2.02<br>40.18181。 | 漢光重編《<br>中央研究院<br>歷史語言研<br>究所藏歷代<br>碑誌銘、雜<br>誌銘拓片目<br>錄》(以下<br>簡稱史語所<br>拓北田縣志<br>)釋號174<br>75,20234,<br>20235,頁<br>103°。 |

| 佚名 <small>(7)</small>  | 法信 <small>(8)</small>  |
|--|--|
| 貞觀 <small>?</small>  | 武德 <small>?</small>  |
| 河東   |  |
|  |  |
| 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於荊州大街焚身。 | <p>『訪工書者一人，倍酬直，特為淨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徑含竹筒，吐氣壁外。經七卷，八年乃畢。養殷重，盡其恭敬。門僧法端嘗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還請之，尼固辭不許。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p> <p>卷二 1109，頁745-6</p> <p>《續高僧傳》，卷二七，頁600。</p> |

| (12)僧愍     | (11)慧澄  | (10)佚名   |             |
|------------|---|--|-------------|
| 顯愛?        | 顯愛? (65)  | 貞觀年間   |             |
| 聖道寺        | 聖道寺   | 林內鶴寺   |             |
| 丘尼大比       | 師法尼比丘大比   |  |             |
|            |   | 長安   |             |
|            |   | 汾河辭德芳陰東  |             |
|            |   | 其薛衡爲道父、史郎侍內吏部郎   |             |
|            |   | 士女族  |             |
|            |   | 昔薛道衡女德芳有才學，在太宗宮中，後顯出家，帝爲道內鶴林寺，請十人大德入內受戒，此即內臨壇也。及懿宗於咸泰殿築壇，度福壽寺尼受大戒。 |             |
|            |   | 《大宋僧史略》、《大正藏》2126號，冊五，頁252四中⑨                                      | 2024.1.103。 |
| 比丘尼僧愍法師灰身塔 | △聖道寺大比丘尼慧澄法師灰身塔銘▽，《史語所拓片目錄》，編號18115, 20250, 20251。<br>頁105。 |  |             |

| 法顯                                   | 道?  | 佚名  |
|--------------------------------------|---|---|
| 龍朔三年<br>開皇二十二年                       | ?<br>龍朔三年<br>(663)  | ?<br>龍朔元年<br>(661)  |
| 濟度寺<br>禪院<br>雁塔<br>●                 | 聖道寺   | 聖道寺   |
| 大比丘尼<br>法師                           | 大比丘尼  | 大比丘尼、法師   |
| 十誦、律、禪、講法<br>華、般若、攝                  |   |   |
| 長安及笄                                 |   |   |
| 家族信仰                                 |   |   |
| 蘭陵氏                                  |   |   |
| 梁武帝五世孫<br>蕭璡第三女<br>獨孤氏               |   |   |
| 投戒弟子近數十人，六<br>三藏死於濟度寺，同年<br>歸葬少陵原之側。 | <聖道寺大<br>比丘尼道口<br>法師灰身塔<br>銘>，《史<br>語所拓片目<br>錄》，編號<br>18124，頁<br>107。 | <聖道寺大<br>比丘尼道口<br>法師灰身塔<br>銘>，《史<br>語所拓片目<br>錄》，編號<br>32,20233。<br>頁 107。 |
| 欽定全唐文》卷九<br>九，頁3-6<br>。以下稱《          | 墓誌銘>，   |   |

| 大信<br><sup>(17)</sup>                 | 御守<br><sup>(16)</sup>  | 正信<br><sup>(15)</sup>   |
|---------------------------------------|--|---|
| 永徽<br>六年<br>(65<br>5)                 | 顯慶<br>四年<br>(65<br>9)  | 顯慶<br>三年<br>(65<br>8)   |
| 聖道<br>寺                               | 光天<br>寺  | 光天<br>寺   |
| 比丘<br>尼、<br>法師                        | 大比<br>丘尼、<br>法師  | 大都<br>維那、<br>法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拓<br>片四錄<br>》，編號<br>01<br>211，頁105°。 | < 聰迦帝比<br>丘尼大信法<br>師灰身塔記<br>>，《故語<br>錄》，編號<br>01<br>20229，頁<br>107°。 | < 光天寺大<br>比丘尼智守<br>法師灰身塔<br>記>，一釋<br>'，編號<br>181<br>53,20228,<br>20229，頁<br>106°。 |

| 法樂  | 法燈   |  |
|---|--|--|
| 年十八歲<br>咸亨年<br>十九<br>開皇年<br>一<br>寺<br>濟度                                | 五年<br>貞觀<br>五年<br>總章<br>二年<br>(63<br>16<br>69)                             | (601-<br>663)<br>於濟度寺出家，三九歲<br>遷化於蒲州相好寺。永<br>隆二年，歸葬於雍州明<br>堂縣義川鄉南原。  |
| 法師<br>禪   | 濟度<br>寺<br>法師  | 戒、維摩論授   |
| 蒲州<br>長安<br>一<br>三歲<br>家族<br>信仰<br>氏<br>蘭陵蕭                             | 長安<br>一<br>十六<br>家族<br>信仰<br>氏<br>蘭陵蕭                                      | 於濟度寺出家，三九歲<br>遷化於蒲州相好寺。永<br>隆二年，歸葬於雍州明<br>堂縣義川鄉南原。   |
| 蕭瑀<br>長女<br>氏<br>獨孤   | 五女<br>氏<br>獨孤  | 八大唐濟度<br>寺故比邱尼<br>法燈法師墓<br>誌銘▽，收<br>入毛鳳枝，<br>《關中石刻<br>文字新編》，<br>卷三，頁15<br>上。<br>《史語新拓<br>片目錄》，<br>編號012209<br>, 05574。 |
| 外戚<br>士族<br>，<br>覺悟改宗，<br>遷往蒲州相好之伽藍。<br>」(御齋金石記卷十九<br>，頁八上)與其妹法燈均<br>下。 | 志云法樂：「禪室淵精<br>，觀象心而有裕。法場<br>深秘，蘊龍偈而無遺。」<br>陸增祥，<br>八瓊室金石<br>補正》，卷<br>三九，頁4 | 全唐文》   |
| 關中金石文<br>毛鳳枝，<br>《  |  |  |

|  |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㊱ 正覺</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開元六年<br/>(718)</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幽栖寺</p>   |  |
| <p style="text-align: right;">姓武氏。<br/>(僧懷義焚明堂、天堂<br/>)：先是河內老尼畫食<br/>一瓶一米，夜則齋宴<br/>樂，齋弟子百餘人，在<br/>穢廬所不爲。武什方自<br/>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br/>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br/>堂火，尼入唁太后，太<br/>后怒叱之，曰：「汝常<br/>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br/>堂火？」因遣還河內，<br/>弟子及老招等皆逃散。<br/>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br/>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br/>畢集，敕給使掩捕，盡<br/>獲之，皆沒爲官婢。<br/>方還至懷館，張事露，<br/>自縊死。</p> | <p style="text-align: right;">明天大弟<br/>萬歲元年，<br/>頁 6498-55<br/>0。</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正覺浮圖銘<br/>▽，《史語<br/>所拓片目錄<br/>》、鑄號、<br/>01207, 086<br/>84.16692。</p> |

| 佚名 <sup>㉗</sup>  | 佚名 <sup>㉘</sup>  | 佚名 <sup>㉙</sup>  |
|--|--|--|
| 垂拱<br>四年<br>(68)   | 萬歲<br>通天<br>(69)   | ?  |
| 寺<br>麟趾  |  | 寺<br>天女  |
| 嵩山<br>洛陽   |  | 陽、絳州<br>洛  |
| 河內老尼居神都麟趾寺<br>'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br>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br>如來，云能知未來；什<br>方自言吳赤烏年生。又<br>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br>云自辟師（僧懷義）已<br>二百年矣，容貌愈少。<br>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 | 《十尼八品<br>墓誌》，《史<br>語所拓北碑<br>錄》，編號14<br>408, 17005<br>· 頁108。 | 藏《佛祖統紀<br>》卷49。<br>號2035。卷<br>53，頁46<br>7c。<br>內，親爲落髮，令居天<br>女寺。 |



| 佚名 <sup>③7</sup> | 靈覺 <sup>③8</sup>   |
|------------------|--|
| 中開元              | 垂拱三年<br>開元廿年<br>(687-7)  |
|                  | 景福寺 <sup>⑨</sup>   |
|                  | 威儀上和   |
|                  | 禪法洛陽   |
| 。再逼其兄，早嫁         |  |
| 氏范陽              | 氏太原武   |
| 父董默白郎侍           | 次女武攸   |
| 著姓山東             | 太平公主   |
| 肅宗韋妃，父元珪，充       | 貴戚   |
| 《舊唐書》            | 人也。爲山東著姓。  |
|                  | ：爲子娶妻盧氏，   |
|                  | 嫁早矣，盧氏年少，諸   |
|                  | 兄常欲嫁之。盧氏稱病   |
|                  | 固辭。（諸侯逼婚其亡，  |
|                  | 姊之夫）因出家爲尼，   |
|                  | 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   |
|                  | 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還崔舍，斷髮自誓。  |
|                  | 姊夫李忠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空曇尼以終。   |
| 《新唐書》卷二〇五<br>列女傳 | 。《新唐書》卷一九三，<br>列女傳》。《舊唐書》卷三一，<br>文補編》，頁 8。《金石補正》，<br>卷三一，頁 30-31。<br>《舊唐書》卷二〇五，<br>列女傳》，頁 51-47。<br>《舊唐書》卷二〇五，<br>列女傳》，頁 582。<br>《舊唐書》卷二〇五，<br>列女傳》，頁 1。 |

| 惠源 <sup>③9</sup>             | 圓德 <sup>③10</sup>   |
|------------------------------|---------------------|
| 時源與惠同 <sup>⑩</sup>           | 惠源                  |
| 龍朔二年開元五年<br>(662-7)          | 龍朔二年開元五年<br>(662-7) |
| 濟度寺                          | 安國寺                 |
| 和尚大德                         | 博通                  |
| 習禪長安廿二詔度                     | 長安廿二詔度              |
| 蘭陵王氏                         | 惠隱弟子，爲之起塔。          |
| 利州刺史祖蕭瑀，父武曾任                 | 全上                  |
| 十族                           | 1,05888。            |
| 惠源九歲喪父，二十一歲出家，二十七歲喪母，七       |                     |
| 六歲逝，同年葬於少陵原，墓而不塔。其受戒         |                     |
| 和上爲某寺大德尼，親                   |                     |
| 磨闡梨，太原寺（長安休祥坊）大德（尼）薄         |                     |
| 塵律師。後遇高僧義福                   |                     |
| 和，時人謂之觀音菩薩，                  |                     |
| 稱譽惠源爲十六沙彌                    |                     |
| （即《法華經》中本師                   |                     |
| 釋迦牟尼之住號）。                    |                     |
| 於龍門西巖造龕。                     |                     |
| 時人稱之爲觀音菩薩。                   |                     |
| 武崇正（靈覺季弟），                   |                     |
| 《金石萃編》，卷八二，<br>頁 19-20。      |                     |
| 全唐文》，卷三九六，<br>頁 13-1。        |                     |
| 神空誌銘》，收錄於《金石萃編》，卷八二，<br>頁 7。 |                     |